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下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李丽琼 邵芳 编译）

安德的影子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安德的影子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李丽琼 主编

(下)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上 篇

第一部 顽童	(3)
第一章 波可	(3)
第二章 慈善厨房	(18)
第三章 报复	(38)
第四章 回忆	(56)
第二部 新兵	(74)
第五章 准备好了吗	(74)
第六章 安德的影子	(92)
第七章 探查	(118)
第八章 优秀学员	(143)
第三部 学生	(160)
第九章 安东的钥匙	(160)
第十章 管道系统	(172)
第十一章 爸爸	(185)
第十二章 花名册	(208)





下 册

下 篇

第四部 战士	(231)
第十三章 飞龙战队	(231)
第十四章 兄弟	(246)
第十五章 勇气	(264)
第十六章 别动队	(287)
第五部 指挥官	(305)
第十七章 死线	(305)
第十八章 朋友	(336)
第十九章 抗争	(360)
第二十章 审判	(373)
第六部 胜利者	(388)
第二十一章 猜测	(388)
第二十二章 重逢	(406)
第二十三章 安德的游戏	(432)
第二十四章 回家	(462)





下 篇



第四部 战士

第十三章 飞龙战队

“我需要了解豆子的基因信息。”卡萝塔修女说。

“你没这个权限。”格拉夫说。

“我想我现在的调查等级可以打开所有大门。”

“我们新设了一个特别的安全等级，名叫‘不给卡萝塔修女开门’。除你之外，我们不能再让任何别的人得到豆子的基因信息。而你已经准备好要将他的基因信息交给另外的人去分析了，不是吗？”

“只是打算进行一个小试验。既然这样……那只好由你们来替我做了。我想把豆子的DNA和沃列斯卡的DNA作一下比对。”

“你是说，豆子的DNA克隆母本来自沃列斯卡？”

“上次向你汇报过情况之后，有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格拉夫上校，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豆子身上没有任何一点像沃列斯卡。而且，我也想像不出豆子长大后会和他一样。”

“可能是不同的成长方式造成了这种差异。”

“也许吧。但不能排除沃列斯卡撒谎的可能性。他虚荣心很强，十分自负。”



安德的影子

“那他说的全是谎言？”

“有这个可能。在父子问题上可能性最大。如果他的话是编造的——”

“那豆子的前景岂不更为黯淡？你认为我们没有对我们的基因变异者进行检查？不，沃列斯卡在这个问题上没说假话。安东的钥匙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在起作用。”

“对不起。请作过试验以后再告诉我结论。”

“仅仅因为你一个人不希望豆子是沃列斯卡的儿子。”

“我不希望豆子是沃列斯卡的克隆。同样，也不希望是你的克隆。”

“好看法。但我还是得告诉你，那个孩子有着明显的自负倾向。”

“如果你具有豆子那样的天赋，那么，对自己的正确评估在别人眼里看来可能就是自负倾向了。”

“不错，但用不着经常故意地显示出来，对吗？”

“呵呵。豆子对某些人的自尊心造成伤害了吧？”

“不是我。唔……是豆子的一个教官，有点儿吃不消他这一套。”

“我发现你不再对我说豆子的分数是华而不实的了。”

“是的，卡萝塔修女。自始至终，你都做得很对。他应该被送来这里。而且……呃，我们得说，你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毕竟得到了回报。”

“那是给人类的回报。”

“我刚才说过了，豆子在这里的确能发挥巨大作用。但他并不是带领人类走向胜利的那个人。另外那个人才是轮盘赌的中心，我把全部家当都押到那个号码上



去啦。”

多数队员都没有穿上急冻服爬梯子的经验。所以当豆子和另外几个光着和半光着身子的孩子去穿衣服时，维京就让穿戴整齐的队员在走廊里来回跑动热身。尼古拉帮豆子扣紧锁扣。要旁人帮忙，这使豆子感到有点羞愧，但如果自己最后一个穿好急冻服，那就更糟了。人人都会在事后说：就是那个乳臭未干的讨厌鬼，就是他拖了大家的后腿。在尼古拉的帮助下，他总算没有成为最后一个穿好急冻服的人。

“多谢。”

“不客气。”

一会儿之后，他们爬上了通向战斗室那层甲板的梯子。维京领他们来到上方大门口，这扇门开在战斗室墙壁的正中。与真正比赛中使用的大门一样。四面都有扶手，天花板和地板上也有。学员们可以借助这些扶手发力，控制自己在零重力环境下的运动。有一种说法是，战斗室的重力之所以接近于零，是因为它位于太空站中心，但豆子早已知道这是假话。若果真如此，门口一带应该有空间站自转离心力带来的明显重力感。但情形并非如此，从门口开始，整个战斗室就已经完全处于失重状态之中了。豆子由此推测，IF 拥有一种能改变某一特定区域的重力作用的装置，很可能是制造出一个克服自转离心力的平衡力场。那可是一项顶呱呱的完美技术啊——IF 内部从来没说过这事，至少在战斗学校学生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中只字未提，IF 以外的人自然更是不明所以了。

维京在走廊里把队员分列成四队，然后让他们跳起来，借助天花板上的扶手像打秋千一样荡进战斗室去。“在远处那堵墙集合，就像你正在冲向敌人的大门。”对老兵来说，这话的含意很清楚。但新兵们从来没参加过战斗游戏，所以根本不能理解这个



安德的影子

命令的具体含意。“我一开门，第一排的四个马上跳进去，然后每过一秒钟，下一排的四个就立即跟上。”维京走到队员们后面，伸出手上的钩子。维京手里的钩子是一个控制器，用皮带牢牢系在左手腕上。他用钩子指了一下看上去很牢固的大门，大门立刻消失了。

“上！”第一组四个孩子向大门跑去。“上！”下一组在上一组还没到门口之前就得起跑。丝毫不能犹豫，不然后面的人就会一头撞到你背上来。“上！”第一组队员手忙脚乱地抓住扶手刚荡进战斗室，就控制不住身体，四下散开了。“上！”后面的小组设法从前面队员笨拙的姿势中汲取一点教训或学到一点技巧。“上！”豆子在队列末端，是最后一组。维京拍了一下他的肩说，“如果你愿意，可以使用侧壁的扶手。”

好，豆子心想。现在你见我个头矮，把我当成吃奶的婴儿了。刚才我拼凑不起那该死的急冻服时，你却在一旁看笑话。

“去你的。”豆子说。

“上！”

豆子腿脚飞快地翻动，才能与同组的三名队员保持相同速度。快到大门时，他纵身一跃，可惜只有手指尖触碰了一下天花板上的扶手，因此，豆子的身体刚刚穿门而入，就陷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前后左右转个不停。豆子的胃禁不住翻腾起来。

但他不能指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了，他没有去理会旋转，头脑冷静下来，一边利用他控制呕吐的老办法遏止胃部的不适，一边放松身体，直到渐渐靠近一面墙壁。他作好了碰墙的准备。运气不好，他碰墙的地方恰好没有把手，而且就算有，他现在也不可能找准正确的方位。所以他再次被墙壁反弹出来，但这回他在空中飞得比刚才平稳了一点。最后，他在离目标墙很近的天花板上停下来，比许多人更快到达预定地点——中央大门正下方的那堵墙上——正好是敌人的大门。



维京镇静地从空中滑过。他可以在训练时借助钩子，在半空中做出别人无法做出的灵活动作。当然，在战斗竞赛中是不允许使用钩子的。所以指挥官们得警惕，不能让自己养成依赖这玩意儿的坏习惯。豆子满意地观察到，维京看上去根本没想过要借助钩子。他滑向一边，抓住一个距后面那堵墙约十步远的扶手，悬在那里。头下脚上，正好与大家相反。

维京盯住他们中的一个人，喝问道：“你为什么头下脚上拿大顶，士兵？”

马上有几个士兵开始颠转自己的身体，想换成维京那样的姿势。

“立正！”维京厉声喝道。大家都不动了。“我在问你们为什么头下脚上拿大顶！”

豆子很奇怪那个士兵为什么答不上话。莫非他忘记了送他来这里太空飞船上，教官曾经做过的动作啦？维京是在强调方向感的丧失？或者仅仅是对迪马克那样的教官的模仿？

“我是说为什么你们每个人的脚伸向空中，而头却冲着地板！”

维京并没有盯住豆子问，何况豆子也不想回答这种问题。既然没人能确定维京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回答，那为什么要开口呢？仅仅为了打破现在这个僵局么？

一个叫谢默斯的孩子终于开口答道：“长官，我们进来时就是这个样子。”说得不错啊，豆子想。比说什么零重力状态下没有方向感要具体得多。

“嗨！进来时的样子很重要吗！走廊里的重力方向很重要吗？这里有一丝一毫的重力吗？”

没有，长官。他们都咕哝道。

“从现在开始，进入那扇门之前，必须忘掉重力。重力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进门之前的重力方向



安德的影子

怎样，一进战斗室，就全都给我记住了——把敌方大门看作下方。你们的脚要朝向敌人的大门。向上是你们自己的大门。北面是那边。”——他指着刚才天花板的方向——“南面是那边，东面是那边，西面是——哪边？”

他们全都伸出手，齐齐整整地指向西面。

“我早知道你们就这点本事。”维京说，“只懂得排除法。之所以懂得排除法，那是因为你们只会在厕所里排除大便。”

豆子观望局势，觉得很好玩。维京是在说，你们，如此，蠢，还得，我来，给，你们，揩，屁股，给你们补上基础功课。呵，也许真的有必要来这一手。先来个训练仪式，来个下马威，当然啦……指挥官有权这样做。

维京瞄了豆子一眼，豆子正在转着眼睛四下瞧。

“简直是个马戏班子！你们这叫列队吗？叫飞行吗？全体听我命令，蹬墙发力，在天花板集合！快！动起来！”

豆子清楚其中的陷阱，他不等维京把话说完就一蹬墙壁，开始进门时的那个方向冲去。大多数人跟着回过神来，蹬墙弹出，但相当多的队员还是弹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冲向维京称为“北面”的那个方向，而不是维京所说的上方。这次豆子瞅准扶手，很轻松地握住了。从前在新兵连的战斗室训练中，他曾这样做过，但跟其他人不同，他个子太小，很可能落到一处四面够不着把手的地方。在战斗室里，胳膊太短是个明显的缺陷。他必须瞄准扶手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而且到达时得有准头。在穿越整个房间的跳跃中，能做到这点相当不易。所以这回豆子感觉好极了，至少他看上去不像一只呆头鹅。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发力弹起，也是第一个到达指定地点的人。

豆子转过头，看那些用了过多时间，经过两次跳跃才到达的队员。当他看清那些脸色发窘的家伙都是哪些人时，不禁略略有那么点吃惊。他们不该这么迟钝的呀，豆子想，可见注意力稍加疏忽



就可能把大家都变成小丑。

维京再次注意到他，这次可不是只扫一眼。

“你！”维京指着他说，“哪里是下方？”

我们不是才从下方弹上来么？“敌人大门的方向。”

“你的姓名。小家伙？”

得了吧，维京难道真不知道这个该死的学校中，最矮和成绩最好的孩子是谁？哼，如果大家非要来扮演一回拙劣的军士长和倒霉新兵的角色，那我最好还是按剧本要求说台词，“报告长官，我叫豆子。”

“起这个名字是因为长得像颗豆子还是脑子只有豆子大？”

一些士兵哄笑起来。但不多。他们都知道豆子的名气。对他们来说，他的个头并不好笑——这么小个孩子在他们连题目都不理解的考试中，却总能取得最好的成绩，这让他们尴尬还来不及呢。

“很好，豆子，你领会得很快。”

接着，维京转向大家，讲解应该如何通过大门：脚朝下方，也就是敌人大门的方向，那样可以使你在敌人眼里目标更小，因而被敌人击中和冰冻的可能性也就小得多。“好，那么，当你们的身子被冻住时，会发生什么事？”

“动弹不得。”有个队员说。

“这是冰冻的本意。”维京说，“我问的是你将会怎么样？”

在豆子看来，是维京提问的措辞不够准确。没必要让大家去苦苦理解这个提问。因此豆子大声道：“你会沿着当初的方向，以当初的速度继续推进。”

“正确。”维京说，“你们，后面那五个，动起来！”他指住五个士兵，他们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好半天才弄明白是哪五个，而这时维京已经把他们全冻住了，就冻在原地。练习中被冻住，过几分钟就会自动解除，当然指挥官也可以用钩子提前解冻他们。



安德的影子

“下面五个，动起来！”

话音刚落，七个孩子就忙不迭地发力弹出——没时间去数清楚到底哪五个是“下面五个”了。维京像刚才一样迅速把他们冰冻了，但他们已经弹开去，所以虽然被冻住，他们的身体还是迅疾地沿他们各自最初选定的方向飞去。

而开始被冻住的那五个，却还待在原来的地方，身体在气流中无助地盘旋。

“看看这几个所谓的士兵，他们的指挥官命令他们行动，他们却反应迟钝。好好看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不只是被冻住，他们被冻在这个地方，恰好挡住了自己人的去路。而其他队员，听到命令立即行动，他们被冻住的地点就在下方，塞住了敌人的路径，挡住了敌人的视线。我想你们当中懂得这个道理的不会超过五个。”

我们都懂这个道理，维京。这儿的人可不是被错误选进战斗学校的白痴。我给你挑出的这些人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士兵。

“毫无疑问，豆子是其中的一个，对吗，豆子？”

豆子简直难以相信，维京再一次冲着他来了。

只因为我小，他就利用我来让别人不自在。这么个小不点儿都知道的答案，怎么你们这些大个子却弄不明白呢？

不过，维京还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以为他得到的是一些无能的新兵和不合格的老兵。他还来不及看到他事实上拥有一支精选出来的队伍。他把我看成这次无聊抽签中的一个笑料。他现在发现我不是白痴，但他还认为其他人是白痴。

维京一直盯着他。哦，对了，他在问我问题呢。“是，长官。”

“那你说说，其中的重点是什么？”

把他刚说过的话重复说一遍不就行了吗。“接到行动命令时应当立即行动，这样如果你被冻住，就会弹开，而不是妨碍自己



队友的行动。”

“非常好。我的战队里至少还有一个明白事理的士兵。”

让豆子成为战队中大家厌恶的对象。这是一个会将飞龙战队转变成一支传奇战队的指挥官该干的事吗？维京自始至终都在玩战斗学校那套老把戏，他正在把我孤立起来，想让我成为一只替罪羊。维京甚至没有查看一下我们的成绩，没有和教官们讨论一下手下士兵的具体情况。如果他来之前这么做过，就会知道我是整个学校里最聪明的学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他们现在面面相觑，一脸窘困的原因。维京这么做，只不过显示出了他的无知。


豆子发现维京在士兵中激起了不满情绪。虽然只是一些眉来眼去的小动作。维京也许注意到这个“玩弄小虾米”的游戏是在引火烧身。他很快把注意力转到了训练工作上。他教队员们怎样在半空采用跪立的姿势向敌人冲去——他甚至在队员们姿势做到位后，冰冻住他们的腿，让他们仔细体会这种动作——然后从双膝之间的缝隙开火，如此一来，队员们的腿就成了一面盾牌，抵挡住敌人的火力，在身体暴露之前争取到相当可观的时间。很棒的战术，豆子意识到，维京这些绝招将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伤兵满营的指挥官。同时，他还感受到，队员们终于开始对他们的新任指挥官产生敬意了。

当大家都体会到这种战术的妙处后，维京解冻了自己和所有在示范过程中被冻住的士兵。“现在，”他说，“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他们齐声回答。

“我们的攻击姿势是什么？”

嘿，会问啊，豆子想，好像这个问题也能让我们齐声答出一样。惟一的答问方式是行动示范——所以豆子从墙上跃起身，向对面冲过去，同时从双膝间不停地向前射击。他做得不算完美



安德的影子

——发力跃起时略有一点旋转——不过总而言之，第一次尝试这种动作，他已经做得相当漂亮了。

在他上方，传来维京的喝斥声：“只有豆子一个人知道该怎样做吗？”

这时豆子已经在远处的墙上停稳了，所有剩下的队员都跟在他后面，做出进攻的架势，猛烈射击。只有维京还留在天花板上。豆子幸灾乐祸地发现，维京现在的身体姿态以走廊的重力方向为标准——他的头冲着北方，就是走廊里的天花板方向。他尽管在理论上认识到了方向的灵动性。但在实践中，还是很难扭转习惯性的重力方向感。豆子自己转向东边，头朝西面。挨着他的士兵也学着他的样子调整身体姿态。维京也许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他没有做声。

“现在，全体照着我来，攻击我。”

话音刚落，他的急冻服就成了四十支枪的靶子，他的战队一边向他聚拢，一边向他开火。“哎唷。”维京在大家靠近时说，“你们打中我了。”

队员们开心地笑起来。

“现在说说，你们的腿在战斗中有什么用处？”

没什么用，几个男孩说。

“豆子可不会这么想。”维京说。

看来他今天是打定主意揪住我不放了。嗯，他想听到怎样的回答呢？有人在咕哝“防护作用”。但维京没有首肯，因此他一定另有看法。“推墙发力，用腿最方便。”豆子猜测道。

“正确。”维京说。

“得了吧，推墙发力是一种移动方式，哪能叫战斗。”“疯子”汤姆说。另外几个队员咕咕唧唧地表示同意。

嘿，来了，豆子想。“疯子”汤姆就喜欢像这样与指挥官进行无谓的争吵，然后被指挥官扫地出门……



但维京并没有因为“疯子”汤姆的顶撞而生气。他只是转身朝着他，温和地说，“没有身体的移动就没有战斗。可是现在，你们的脚像这样被冻住了，还能推墙反弹出去吗？”

豆子一时想不出办法。其他人也想不出。

“豆子？”维京自然又点了他的名。

“我没试过。”豆子说，“但如果面对墙壁，弓起腰，也许——”

“说对了一半，都看着我，看仔细了，我背向墙壁，腿被冻住。因为我现在是跪姿，我的双脚正对着墙壁。通常推墙弹出时，你必须朝下用力，这样你就会像一颗‘豆子’一样被弹出去，对吗？”

大家乱哄哄地笑成一团。豆子第一次意识到，也许维京不是那种发动全队来嘲笑一个小不点儿的傻瓜。也许维京早就知道豆子是这个战队里最聪明的孩子，因此把他孤立出来，让大家把所有的不满情绪都倾泻到他身上。今天的整个训练，就是要确立一个这样的模式：大家都拿豆子来打趣吧，虽然他聪明绝顶，我们还是可以轻视他。

做得真够绝的，维京。讽刺打击你手下最优秀的士兵，使他得不到大家的尊重。

不过，眼下而言，学习维京正在示范传授的技术比生闷气重要得多。所以豆子集中精力，观察维京怎样借助冰冻的腿离开墙壁。他注意到维京故意让身体保持旋转。这样要想在他飞行时击中他会异常困难，对隔得远的敌人来说，想彻底冰冻他几乎不可能。

我也许被激怒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放弃学习。

训练过程漫长而令人疲惫，一遍又一遍地演练新学到的所有技能。豆子发现，维京没有让他们把各种技巧分开来单独练习。他们必须马上学会全部技巧，并将这些技巧糅合到流畅连续的运动